



花与舌头

黄惊涛 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花与舌头

黄惊涛 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与舌头 / 黄惊涛著. —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, 2011.4

ISBN 978-7-108-03664-3

I. ①花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6780 号

责任编辑 文 静

封扉设计 罗 洪

插 图 王芊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

制 作 北京金舵手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.875

字 数 150 千字 插图 8 幅

印 数 00,001—10,000 册

定 价 24.00 元

花不能言我饶舌，花神汝莫生分别。

——清·黄遵宪《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》

不要同饶舌的人争辩，也不要在他的火上添柴。

——《旧约·德训篇》

序：不服管理的舌头

李敬泽

不得不从饶舌说起。

查了一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饶舌：唠叨；多嘴。是“丰饶的、地大物博的舌头”，也就是说，有这么一种人，他的舌头是块好地，什么都长，龙种和龙，大跳蚤和小跳蚤；一块好地，你不让它长东西是不行的，你像个理发师一样把它剃个干干净净，可是你等着看吧，要不了多久，那块地上草木疯长，似乎它凭空就能长出一个世界。一条丰饶的舌头也是这样，它能创造“现实”。

黄惊涛的这本书原来叫《饶舌》，现在叫《花与舌头》，在这个过程中我起了一点作用，详情请参见本书后记。《花与舌头》看上去应该是更摇曳一点，但我的想法与黄惊涛并无不同，我所想的，就是肥沃的、放纵的，自行生长万物，自然也生“花”的舌头。

你知道，我总是期待着另一种小说——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，但总归它不该是现在我经常看到的那副样子。我不知道唠叨过多少次：小说应该是个野孩子——不是小学里当上课代

表、随时准备打小报告的孩子，也不是长大了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，而是吸溜着鼻涕，有小兽一样的眼睛，上房揭瓦爬树掏鸟，恶作剧的、有纯真的善和纯真的恶的孩子，他身上有一种“摩罗诗力”，通灵，通着另外某种幽暗的、光影闪烁难以言表的意义。莫言早期的小说有一篇《透明的红萝卜》，我期待的就是那里边那个孩子。

然后，有一天，读了黄惊涛的这批小说，我说，这是野孩子。就挑了一些，连续三期发在《人民文学》上。

《花与舌头》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时，按体例是要标长、中、短篇小说，它是长篇吗？是短篇吗？似乎都不尽是，我们的编辑觉得必须合体例，就把它定为短篇。好吧，就这样吧。但奈保尔的《米格尔大街》或者卡尔维诺的《看不见的城市》其实也很难说是什篇——顺便说一句，我猜黄惊涛是受过这二位，尤其是后者的影响——此类小说不是按时间结构规划的，它是错杂的空间，是一幅拼图，是村庄和街市，而且没有精心布置和严格管理，没有规划局、工商局也没有城管，它的即兴、随意和拿得起放得下，使得它如同一片野地、一片丛林。

这可能并非黄惊涛的初衷，他在后记中透露，原本是想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度的——那光荣镇、那大树林，他原想有计划、按比例、分门别类地展示它们。但是最终他没有做到：因为懒散，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意志，一种要在一切方面贯彻意图的决心，如同一个国王、一个专制者。

对小说家来说，某种程度上的强力是必要的，正如这世界

大概永远需要警察局。小说家不断地修改作品就是一个暴力事件，这种暴力甚至就是身体性的，近乎自虐。福楼拜写《包法利夫人》，改得近乎偏执狂，他对后来小说家的影响，固然是把小市民破事儿写得如同史诗，另一方面，他也是一个世界文学劳模，建立起一种清教徒式的文学工作伦理。他追求艺术的完美和精确，而这种信念或许是一种现代性表征：“完美”、“精确”的后面总是站着一大堆狂热地反对乱摆地摊、反对混乱与生气的一丝不苟的管理人员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就能够理解，像《水浒》或《堂吉珂德》那样大大咧咧、不衫不履、信马由缰、草木葱茏的小说为什么再难出现。我记得纳博科夫谈《堂吉珂德》，认为它的问题就在于缺乏管理，但最为羡慕和赞叹的似乎也是它的缺乏管理、无法无天。

对于像福楼拜这样忠直的艺术家的来说，管理注定是痛苦的，他同时还留下了另外一个现代小说家神话：人物不服管理。小说家不得不和他的人物斗争、谈判、妥协，不得不对人物，或者对他自己施加修改的暴力，他赋予人物生命，而人物要求民主，这大概是“完美”而“精确”的现代性的另一个面向。

——此事说来话长，暂且打住。且说黄惊涛，这也是个很有想法的管理人员，他对他所在的，进而对他所想象的世界有清晰、明确和系统的想法——有一套概念和观念，有主意和主义。我们现有的小说家中，对世界和生活如此有主意的为数甚少，更不用说达到黄惊涛这样的理性水平。

没主意，准确地说，没有理性的概念和观念水平上的主

意，也可以是艺术家，当然更可能是小市民式的艺术家。理性在小说中的作用或许如同一个有弹性的起跳板，不是谁站上去都能得跳水冠军，但总比站在坚硬的地面上好一点。比如黄惊涛的主意就为他确立了表现人类事务的特定角度和框架，其中包含着对人性、对人的生活的某种应然的想象和界定。也就是说，他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思想起点：生活应该这样、应该那样，思想是武器，武器在手，他就一定会有一种改造世界的冲动——起码是改造和管理他的光荣镇、大树林。于是乎，他就面对着另外的危险：太有主意，结果变成了可敬可畏的城管。在我们这里，即使是以“自由”为主意，我们看到，它也很容易直奔本能的专制，不自由固然不允许，不如此自由也绝不允许，自由爱好者却有虔信教徒般的激烈、专断和不宽容。

但黄惊涛的情况是，他有有条不紊的大脑，同时，他还有一条不服管理的舌头。这舌头啊，它是个集中欲望和快感的感官，它反对概念和观念，它不思想，但它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真理。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没有舌头多好啊，没有舌头，人就不会犯任何错误，人就会变得清洁整齐，当然人也会变得乏味无趣。而黄惊涛偏就是有大脑也有舌头，爱自由也爱有趣——顺便说一句，有趣的是，人们也创造出了一种无趣的自由，所以在我们这里，自由和有趣并非一个概念。于是，他爱人，爱人的优点也爱人的弱点：诞妄、糊涂和软弱，他的光荣镇和大树林里，遍布着想入非非的人，有毛病、惹祸端的人，所以小说得以生成——人逸出了概念和观念的轨道，使事情变得有趣，使荒谬之事变成了对人类事务的复杂沉思。

这本书的读者大概都会对它的寓言性印象深刻，而寓言性恰恰是现代小说美学中一个危险地带——在这里，我们相信万物皆为表象，背后总是运行着某种真理，托物比兴，事物的结构和意义完全依靠它与背后的真理或“道”的联系：直接出于神意天意，或者出于诗人建立比喻的能力。总之，事物如此呈现，不过是因为它恰好合于我们的思想——准确地说，是作为名词的、给定的“思想”，固定下来的“公式”与“概念”。这样一种思路名誉不佳，但深入想来，它其实也是根植于人性：我们希望世上一切事都是可理解的，最终可以归结为某种可清晰辨认的训诲和训诫。寓言性，可以说是几乎一切叙事隐含的基本品质，而恰恰就在这一点上，小说为自己开辟了另一种可能：寓言破裂、崩溃的可能——假设伊索的狐狸或者黄惊涛的某个店老板，在某一时刻获得了自由行动的生命，正如一种古老想象中的恶作剧或噩梦，他们从动物农庄中、从思想的樊篱中逃逸出来，那会怎样？

于是，作为一种寓言一反寓言的小说就生成了。它内在地包含着概念和观念，包含着某些思想前提，但更包含着思想在广袤的人类生活中的延伸、扭曲、纠结、反讽。文学的“思想”，它不是一个名词，不是任何给定的东西，而是一个动词，一个复杂的生命过程，不怕犯错误，不怕自我矛盾，甚至不怕自我取消。一种思想只有经受得住人类生命的混乱和嘈杂才具有生机和力量。

这种逃逸是如何发生的？你知道，全是因为那条不服管理的舌头。舌头是一切逃逸事件的起源，舌头也为逃逸者开辟了

前景。

黄惊涛恰恰有这么一条舌头，这条舌头太能忽悠了，它只顾了有趣和快感，黄惊涛丰饶的舌头躲闪和嘲讽他有力的大脑，它一定要忽悠到观念之外和经验之外，它要舌灿莲花要让天花乱坠。

——这时，我们百感交集地来到光荣镇、大树林，来到此乡、故乡和他乡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彼。

目 录

序：不服管理的舌头 李敬泽 _____ 1

1. 变成虫子的人 _____ 1
2. 有替身帮他活着的人 _____ 5
3. 用身体做赌注的人 _____ 9
4. 住在笼子里的人 _____ 13
5. 因讲故事遭驱逐的人 _____ 18
6. 偷阅他人爱情的人 _____ 22
7. 没有舌头的人 _____ 26
8. 被偷走姓名的人 _____ 30
9. 用头发为诱饵的人 _____ 33
10. 数时间的人 _____ 37
11. 不允许说梦话的人 _____ 41
12. 热衷搞政治与女人的人 _____ 45
13. 记忆被移植的人 _____ 50

14. 庆祝监狱万古长存的人 _____ 55
15. 被劫走信仰的人 _____ 59
16. 被梦杀死的人 _____ 63
17. 发明马桶的人 _____ 66
18. 被漂染过的人 _____ 72
19. 搭热气球出行的人 _____ 76
20. 遭窃听的人 _____ 82
21. 进出旅馆的人 _____ 87
22. 懂鸟语的人 _____ 92
23. 多安了几个心眼的人 _____ 97
24. 演死者的人 _____ 102
25. 画老虎的人 _____ 108
26. 夜游城市的人 _____ 112
27. 以身体为乐器的人 _____ 118
28. 埋在地底下的人 _____ 125

29. 生活在迷宫里的人 _____ 130
30. 被“万寿无疆”所诅咒的人 _____ 134
31. 在大街上垂钓的人 _____ 139
32. 拜访鸟巢的人 _____ 143
33. 发掘死者的人 _____ 147
34. 制造慢刀子的人 _____ 152
35. 为花鸟虫鱼报忧愁的人 _____ 156
36. 长着磐石之心的人 _____ 161
37. 写虚拟之书的人 _____ 166
38. 盖着沙漠睡觉的人 _____ 172
39. 变魔术的人 _____ 177
40. 飞走了的人 _____ 183
41. 寻找名词的人 _____ 188
42. 贩卖梦的人（附录） _____ 195
43. 织毛衣的人（后记） _____ 216

1. 变成虫子的人

“亲爱的，当你捧读此书时，我已经变成了一条虫子。”

《虫子的爱情》一书的作者喜乐先生在他唯一存世的那本书的扉页上，如此写道。我在打扫旧主人的房间时，从一个布满厚厚灰尘的铁匣子里发现了一卷手稿。手稿用鹅毛笔写就，经过多年，依然可以看清楚，写就此稿的墨水产自邻近的一个叫自由镇的镇子，那里有个墨水制造厂，他们用各种动物的体液和植物的汁液掺杂矿物来制作墨水，他们生产的墨水有一百多种。

我们光荣镇的居民有个习惯，书写不同的文本，使用不同的墨水。书写历史，用的是乌贼墨囊制成的墨水，以显示历史不容篡改之意；书写死刑判决书，用的是掺杂铁矿粉的墨水，那是一种寒冷透骨的墨水；书写小说，用的是一种通过提取各种鲜花的汁液而成的墨水，这种墨水在写到不同的情感色彩的文字时，会显示出深浅不一的颜色……书写政治，用的是一种散发出浓烈臭味的墨水；书写爱情，用的是一种用丁香花瓣碾捣而成的紫墨水，显然，喜乐先生所用的就是这种有着淡淡清香的紫墨水。

我找到出版商安格先生，让他将此书稿印行，他勉为其难

地答应了。他出版过圣书，可惜发行不佳；他印刷过领袖著作，倒是人手一册；一度，他偷偷摸摸地盗印那种《性爱指南》之类的小册子，使他大赚了一笔。出版纯粹爱情的著作，则是他经营这门生意以来的第一遭。

这本发行量不到百本的小说，除了两本摆放在位于仁爱大道的小书店书架上，其他大部分堆放在安格先生的仓库里。我拿走了一本，置于案头，其他的几本则送进了我们镇子的小图书馆。据小书店的店员说，只有在今年元月的某一天，一个女人匆匆来买走了一本，她翻看了扉页，即哭出了声。

下雨的天气，我常常翻阅喜乐先生的这本书。这本有关虫子的书里，有如此的片段：

“有一条虫，它以吃字为生。吃到‘葡萄’这个词，它的舌头就尝到了酸甜酸甜的味道；吃到‘西瓜’这个词，它立即解了渴；吃到‘苹果’这个词，它会一路平安；吃到‘梨子’这个词，它须忍受分离的痛苦；吃到‘粮食’这个词，五谷杂粮就都进了它的胃。

“吃到‘森林’这个词，它就独自一个享受风景，并且一路上遇见野兽和鸟儿；吃到‘草木’这个词，各种杂草、树木簇拥于它的面前；吃到‘大海’这个词，一片蔚蓝展现于它的眼前，它听得到海浪的喧嚣、船只的笛鸣；吃到‘天空’这个词，它只觉得被一种空气所充满，心境会变得虚无。

“吃到‘魔鬼’这个词，它的肚子会疼；吃到‘天使’这个词，就可以长上翅膀；吃到‘信仰’这个词，它首先是虔诚，接着是迷惑；吃到‘道德’这个词，它首先是敬畏，接着

是反胃；吃到‘文化’这个词，它就好似一个读书人，摇头晃脑，有点像醉鬼；吃到‘律法’这个词，它开始不敢动嘴，只轻轻地触碰了一下，接着一口吞下；吃到‘权力’这个词，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君主，威风凛凛，不可一世；吃到‘金钱’这个词，它放了一个响屁，如同一个坐拥万贯家财的土财主；吃到‘元首’这个词，它吓得臣服于地；吃到‘乞丐’这个词，它知道吃了也白吃，那家伙什么油水也没有；吃到‘人’这个词，它发觉自己不是第一个吃人的，更多的是人自己在吃自己。

“它刚刚年幼的时候，首先吃的是名词。名词是有骨头的，是实体的词，它吃得很饱，并且细细地剔除其骨头，啜吸其营养。等到长大，它开始吃形容词。那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形容词不能满足它的胃，却能丰富它的心。它在书里一行一行地爬过去，慢慢蠕动它日益肥硕的身躯。碰到‘甜蜜’，它舔了舔舌头，回味良久；碰到‘悲恸’，它的心一酸，滴了几滴眼泪；碰到‘勇敢’，它就像一个战士；碰到‘怯懦’，它头一缩，触角赶紧收了回来；碰到‘虔诚’，它像个圣徒那样纯净；碰到‘虚伪’，它的脸上挂着一副假假的笑；碰到‘善良’，它的心肠很软很软，连躯体都软成一团；碰到‘凶狠’，它立即一副拦路抢劫的样子；碰到‘温柔’，它羞涩得不敢睁眼；碰到‘仁慈’，它的眼里就充满了慈悲。

“为了帮助消化，它还吃动词、副词，甚至在餐前吃助词，餐后吃语气词。不过有一些词它虽然不愿去吃，但又必须噙下，比如说‘衰老’，比如说‘死亡’，这是它晚年必然要吃的粮

食。还有一些词它永远不敢去碰，比如‘砒霜’，只要吞下，就会中毒而亡，对于‘毒药’这个词亦是如此。

“它一直想吃到‘永恒’这个词，一旦吃下肚去，它就可不朽，长存于世；它从来没有后悔的是吃到‘爱情’这个词，将让它五味掺杂、喜忧参半地过完一生。”

这是我常常翻阅喜乐先生《虫子的爱情》一书所咀嚼的文字。一度我觉得自己也像一条虫子，以文字为食。某天我一时兴起，在书的扉页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：愿此虫在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、《圣经》以及次经、伪经等一切大书中找到安居之所。愿它春天能找到“苏醒”这个词，夏天能找到“凉爽”这个词，秋天能找到“收获”这个词，冬天能找到“温暖”这个词。